



基于现代汉字结构系统的 对外汉字教学研究

行玉华著

南开大学出版社

JIYU XIANDAIHANZI JIEGOU XITONG DE
DUIWAI HANZI JIAOXUE YANJIU

对外

基于现代汉字结构系统的 对外汉字教学研究

行玉华 著

南開大學出版社

天津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基于现代汉字结构系统的对外汉字教学研究 / 行玉华著. —天津 : 南开大学出版社, 2018.11

ISBN 978-7-310-05685-9

I. ①基… II. ①行… III. ①汉字—对外汉语教学—教学研究 IV. ①H19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243261 号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出版人: 刘运峰

地址: 天津市南开区卫津路 94 号 邮政编码: 300071

营销部电话: (022)23508339 23500755

营销部传真: (022)23508542 邮购部电话: (022)23502200

*

北京建宏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18 年 11 月第 1 版 2018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155×230 毫米 16 开本 14.5 印张 2 插页 206 千字

定价: 45.00 元

如遇图书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营销部联系调换, 电话: (022)23507125

前 言

汉语是一种重意义的语言，很多西方语言用词法和句法表达的范畴，汉语常常都蕴含在词义里。理解汉语词义要依赖两个重要的要素，一是语境，一是汉字。汉字与汉语关系密切，首先，汉字为记录汉语而生，汉字符号的读音和意义都来自语言单位，汉语借助汉字的表意性，用字理关联词义^①；其次，汉字和汉语在发展演变过程中经历了同样类型的变化——汉字的形声化和汉语词汇的复音化（主要是双音化）^②，这两种变化都促使了符号与语义关系更加明确、清晰；再次，汉字使用大量的音符和义符完成对语言单位中音节的记录，汉字又通过各种组合构成双音词和多音词，汉字—音节—汉语之间存在着一一对应的关系。

汉字与汉语的密切关系，决定了汉字教学的定位以及汉字教学与汉语教学的相互关系。从 20 世纪 50 年代初期，汉字开始成为第二语言教学的内容，截至目前关于汉字作为第二语言教学的研究依旧是对外汉语学界，尤其是海外汉语学界十分关注的重要问题之一。对外国学习者而言，汉字既是记录母语文字之外的第二种文字，也是这种文字所记录的词或语素，他们未知的不仅是汉字，也是汉字所记录的汉语语素的音和义^③。对外汉字教学的终极目标应该是让学习者明白怎样去了解一个跟他们的母语文字有着不同特点的文字体系，并借助它更深入地理解这种文字所记录的语言——汉语。所以，对外汉字教学既不同于国内针对母语者开展的“识字教学”，也不仅仅等同于“汉字作为第二文字教学”，而是“汉字作为第二语言”。

① 王宁. 汉字构形学导论[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 4-5.

② 万业馨. 应用汉字学概要[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 152-175.

③ 施正宇. 60 年对外汉字教学研究之研究（上）[J]. 云南：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15.1.

教学”。根据汉字的性质和特点建立科学的汉字教学系统，按照汉字的特点和规律进行汉字教学，实现汉语学习和汉字学习相互促进的良好局面，如此，汉字不但不是汉语学习的障碍，反而会成为汉语学习的有利因素。

从汉字特点来看，汉字的构形是一个系统，以字讲字是汉字教学的传统，也是学习汉字最好的办法，但汉字众多，先学哪个字，后学哪个字，以哪个字带出哪些字，组成哪些词，都需要科学安排，因为这是计算汉字教学成本的关键，也是减少学习难度的关键。为此，本书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就现代汉字结构面貌和对外汉字教学设计进行研究。

首先，以汉字构形理论和兼顾理论为指导，在遵循现代汉字结构系统规律的基础上兼顾教学规律、认知规律等因素，采取定量分析、系统分析的方法，对 3602 个现代常用汉字进行拆分，根据拆分结果离析归纳出现代常用汉字中的基础部件，以基础部件为首形成现代常用汉字部件成字的谱系图，并统计每个基本部件的构字功能及能力，对现代汉字的表义、表音系统做出描写。谱系表的完整绘制，有利于清晰地看到每个汉字在汉字结构系统中所处的位置，内部结构表现以及与周边汉字的关系。

其次，在描写之后，提出“基础字”概念及选取原则，在对基础字的结构功能、字形以及与词的关系描写的路上，将汉字教学分为三个阶段，并阐述阶段划分的依据，明确不同阶段的定位和目标，详细列出每个阶段所包括的基础字和扩展字。阶段划分后，提出教材设计的总体原则，从基础字（即以主要的“义符”和“声符”为“纲”）出发，把各自组成扩展字分别归类，力求“纲举目张”；同时再以“字”为纲（主要以基础字为例），根据字在词里的位置把由它组成的词语分别串联起来，起到“提纲挈领”的作用。需要补充的一点是，本书中的“基础字”与以往研究提出的“基本字 / 基础字”略有不同，它除了包括少数高频常用基本汉字以外，更多是包括现代汉字结构系统的基础汉字。研究将理论、汉字大纲、教学紧密结合，根据“系统、高效、关联、实用”的选取原则，以 625

个主要义符和 124 组主要声符为对象，统计主要义符的等级、表义度、构字数以及主要声符的等级、表音度、构字数，最终选取确定基础字 694 个，并对每个基础字的结构功能、字形以及与词的关系进行了描写分析。

最后，提供教学阶段内容的详细安排和教材的编写设计。综合本体分析结果、汉字等级以及组词能力等要素，对基础字进行分组和前后顺序的归并，并对每个扩展字划分所属层级、所处阶段范围。据此将汉字教学分为三个阶段，明确各阶段的教学目标、教学内容，详细列出每个阶段所包括的基础字和扩展字，落实每一个汉字在教学中应处的范围位置。其研究结果可直接服务应用于汉字教学、汉字教材的编写以及其他汉语教材中汉字的选择和讲解。同时，本研究运用兼顾理论，妥善处理对外汉字教学中听说与读写、字与词等问题，设计了一套从初期汉字教学与口语学习同步教学到中高时期听说教学向读写教学过渡的上、中、下三册教材。该套教材既有别于汉字单纯作为汉语附属或配合使用的教材，也有别于专门的汉字知识教材。

书中汉字教学三阶段的定位为：第一阶段，汉字教学与汉语技能（口语）教学结合、同步，以汉字的义类为系统，注意初级词语的使用和简单句式的输入，让学生在有语音语义基础铺垫的情况下，整体认知汉字，应用汉字；第二阶段，听说教学向读写教学过渡，以词汇为系统，培养学生在词汇中识字，在集中识字中形成快速区别汉字的能力，形成运用义、音线索去识别理解记忆汉字的习惯；第三阶段，从词汇识字转向阅读学习，引导自学应用为主，提高汉字、词汇难度及数量，巩固应用汉字结构规律快速认读汉字的能力，提高阅读速度和写作应用水平。

本书期待可以实现以下几个方面的实践价值：

1. 推动汉字教学科学理念的具体实施

科学的汉字讲解，就是要在不违背汉字构形规律和演变规律的前提下，对构意直接、明确的字加以准确讲解；或对需要经过推源才易于讲解的汉字，推源后再来讲解。在讲解个体汉字时，要把它

放到汉字构形系统中去，找到它应有的位置再来讲解，以免讲错了一个，乱了一片。基于结构系统的对外汉字教学研究强调教学内容的客观性、系统性、阶段性，主张由基础字的系统讲解出发，通过笔画、部件、字不同层面的描写，以及构字、组词过程的层级关系描写，将基础字与扩展字、字与词的关系进行梳理，实现系统下的动态科学的难易度安排。

2. 实现汉字教学与汉语教学的相互促进

汉字作为语言单位的代表符号，承载着约定的语言单位的音义，对认识和了解汉语基本单位有着不可忽视的能动作用。本研究从形、音、义系统入手，把握符号体系的主要特点，并考虑汉字代表的语素与语词在音义上的联系，而这些内容又是正确、全面地认识“语”和“文”的关系、推动汉语教学和汉字教学的相互促进的关键。

3. 为汉字教材的编写提供依据和参考

导致对外汉字教学产生诸多问题的原因之一是针对教学的参考教材比较缺乏，例如在字形讲解时，教师需要具备对汉字演变规律的认识，对汉字所在系统内的位置的了解。本研究中的基础字、扩展字的确定，以及教学阶段的划分、阶段内的分组分析，都为汉字教材编写中遇到的选字内容及练习形式等问题提供了参考材料。

4. 有助于以汉字本体系统为立足点的汉字等级大纲的制定

《汉字大纲》的制定问题是对外汉语汉字教学的“源头工程”，在对外汉字教学研究中应该是“第一位”的。现有汉字大纲的等级划分依据多是来源于汉字所对应的词的使用频度。如《六级常用汉字表》中形旁或声旁的独体字“夕”“兑”，结构简单的合体字“呆”“吐”“姑”都被列为六级字，但这部分字如果放在汉字结构系统中应该位于基础阶段，属于比较重要的内容等，类似的情况有很多。由此，对现代汉字结构系统的、全面的描述，直接有利于制定和形成专门体现汉字本体特点的汉字大纲。

5. 为新技能“打字”提供直接帮助

目前，90%以上的来华汉语学习者在电脑上利用拼音输入法练

习或使用汉字。本研究的内容可以有效地解决在“打字”过程中遇到的对同形字、同音字的分辨问题，突出学生对区别特征的关注，从而提高对目标字识别、提取的速度。

作 者

2018 年 10 月

目 录

前 言	1
绪 论	1
第一节 研究的内容及理论基础	4
第二节 研究的现状	12
第一章 现代汉字结构系统的基本面貌	22
第一节 现代汉字的选取	22
第二节 现代汉字结构系统的描写法	25
第三节 现代汉字结构系统的描写	35
第二章 汉字教学基础字的选定	97
第一节 基础字的提出	97
第二节 基础字的选取	101
第三章 基础字的描写与分析	115
第一节 基础字的结构功能分析	115
第二节 基础字的字形分析	147
第三节 基础字与词的关系	149
第四章 基础字的分组	156
第一节 分组的目的和标准	156
第二节 组的具体内容	157
第五章 对外汉字教学设计	163
第一节 教学设计的认识基础	163
第二节 教学设计中的阶段划分	168
第六章 对外汉字（汉语）教材设计	183
第一节 总体安排	183
第二节 上册教材内容纲要	185

第三节 中册和下册教材设计	207
参考文献	217

第三章

本章主要从教材设计、教学方法、教学评价三个角度对中册和下册教材进行分析。教材设计部分主要从教材的编排、教材的呈现方式、教材的评价等方面进行分析；教学方法部分主要从教学方法的多样性、教学方法的实用性、教学方法的创新性等方面进行分析；教学评价部分主要从教学评价的科学性、教学评价的全面性、教学评价的反馈性等方面进行分析。

绪 论

从 20 世纪 50 年代初期，汉字开始成为第二语言教学的内容，截至目前关于对外汉字教学的各种研究讨论从未间断。从 20 世纪 50—80 年代的课堂教学法摸索和理论探讨中涉及汉字的初创期，到 90 年代《字词大纲》出现、汉字会议召开、学者百家争鸣、学术论文层出不穷的对外汉字教学发展期，再到 2000 年以来的汉字汉语国际会议相继召开、相关论文数量突涨、研究内容和研究方式丰富的多元化时期^①，汉字作为第二语言教学的研究始终是对外汉语学界，尤其是海外汉语学界关注的重要问题之一。近两年王宁先生先后提道：“正确的汉字教育是汉字学的尖端问题，不是一个小儿科问题……围绕汉字自身系统展开的科学汉字教学理念的形成和落实是一个亟待研究的课题。”^②

汉语是一种重意义的语言，很多西方语言用词法和句法表达的范畴，汉语常常都蕴含在词义里。理解汉语词义要依赖两个重要的要素，一是语境，一是汉字，汉语借助汉字的表意性，用字理关联词义^③。汉字作为一种信息载体，一种被社会创建又被社会共同使用的符号，在某一共时历史层面上，符号内部各字符之间互相关联，规律组合，呈现出有序性的符号系统。汉字结构体系的系统性隐含于众多汉字个体之中，汉字是形、音、义的结合，汉字结构体系的系统性自然也主要体现在形、音、义三个方面，

① 施正宇. 60 年对外汉字教学研究（上）[J]. 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15.1.

② 王宁在北京师范大学举办的“跨文化方法论研究首期讲座”中做的题为《关于汉字的性质及研究方法的几个问题》的报告。

③ 王宁. 汉字构形学导论[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4-5

体现在有序的汉字结构层次中。因此，可以说汉字体系的创造和完善是个系统工程，汉字教学的任务是科学有序地将这一系统进行梳理、整合，从而实现有效的展现和讲解。对外汉字教学的直接目的是培养外国学习者认知汉字的能力，最终目标是培养学生汉语书面语言的运用能力。

在怎样看待汉字教学在对外汉语教学中的地位问题上，国内外曾经存在两种完全不同的观点。一种认为汉语以“字”为基本结构单位，代表人物有徐通锵、吕必松、白乐桑。吕必松 2008 年编写了《书面汉语基础》（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展示了从汉字入手的组合汉语教学的特点。白乐桑和张朋朋合编的典型“字本位”教材《汉语语言文字启蒙》，在欧洲影响很大。白乐桑曾提出：“无论在语言学和教学理论方面，还是在教材的编写原则和课程设置方面，不承认中国文字的特殊性以及不正确处理中国文字和语言所特有的关系，正是汉语教学危机的根源。”^①时隔 20 年，在 2017 年 11 月召开的第三届汉字汉语国际研讨会上，白乐桑发表了题为“汉语二语教学论中本体论的问题”的主题演讲，从“学习者”的角度出发，依旧强调汉语教学的“字本位”，同时还提出学科教学论的本性，即要重视“转化”。另一种认为文字只是记录语言的符号，对于那些短期速成或者只想完成听说交际的学习者可以不教汉字，甚至宣扬“拼音中文”或“电脑中文”，主张以拼音或者电脑打字代替汉字书写。如美国的部分培训学院或大学，使用拼音教材或采取有语无文的教学。

实际上，关于“语”“文”关系问题，从 1953 年周祖谟^②认为的“以词汇教学和语法教学为中心，先语后文”，到 1986 年李培元、任远^③指出的“语文并进切合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的特点”，再到

① 白乐桑. 汉语教材中文、语领土之争：是合并，还是自主，抑或分离？[A]. 第五届国际汉语教学讨论会论文选[C].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567.

② 周祖谟. 教非汉族学生学习汉语的一些问题[J]. 中国语文，1953（7）.

③ 李培元、任远. 汉字教学简述——对外汉语教学发展史之一章[A]. 第一届国际汉语教学讨论会论文选[C]. 北京：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86：307-314.

90年代白乐桑^①提出的“语文剥离、语文分进”教学理念，以及崔永华“赞同语文分开，但前提是先语后文”，之后佟乐泉又提出了“以文带语”的观点。这些观点究其实质，正如施正宇所言：“‘语’‘文’一体是汉语书面语的基本特征，……以‘文’带‘语’、‘文’‘语’相长应该是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的基本理念，先‘语’后‘文’则是教学过程中具体步骤与方法，二者应该是相辅相成。”

明确了汉字与汉语的密切关系以及“文”与“语”的相辅相成，就进一步明确了对外汉字教学的地位。目前，对外汉字教学的模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汉字独立设课，专门讲授简单的汉字知识；另一种是在综合课上随文识字，汉字教学依附于汉语教学。这两种模式看似不同，但实际上都没能给汉字教学以独立发挥作用的地位，独立将文语分割，依附也是文语分割，它们或是无法让学习者在认知应用中形成认知汉字系统的结构规律的能力，或是不能体现字在汉语语法结构中的地位。再从现行的研究来看，学界围绕汉字结构系统展开的研究不在少数，但是一旦涉及教学设计和安排，考虑牵扯到的因素必然很多，例如汉字构形系统是形义的结合，汉语的词汇系统是音义的结合，所以，词汇按音或按义的聚合所显示出来的系统与汉字的聚合所显示的系统差距很大，是不同的，这就意味着在设计理念设计及教学方法安排上存在一个字与词的关系问题。再有，学习者对任何一种符号的把握都要在达到整体系统认知后才能自如运用，但首先接触到的又是分散的个体字符，个体字符又要依赖于整体系统。如何在短期或一个限定的时间内，有效地认识个体字符，并在不断的梳理中达到系统化，这就涉及汉字整体系统与单个汉字的关系、位置问题。再有，学习者对汉字的认读和书写，一个是从整体到部分，另一个是从部分到整体，两种不同方向的掌握表现途径如何达到协调，另外如何在教学中实施分区对待，也是汉字教学要解决的主要问题。还有“难易度”的理解问题，所谓的

^① 白乐桑. 汉语教材中文、语领土之争：是合并，还是自主，抑或分离？[A]. 第五届国际汉语教学讨论会论文选[C].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567.

“易”是否应该是一个逐渐变易的过程，即位于前期的教学内容要对后期内容的学习、掌握具有有效的引导和联系作用等。全面考虑固然值得提倡，但根据汉字自身系统及实际教学效果来看，教学设计在一个核心内容之下可以有所侧重，对最关键的部分进行选取、分析和梳理，有利于对突出的各种矛盾和关系进行科学的安排和验证。所以，上述这些问题和矛盾的科学安排和验证，无疑落在了现代汉字结构系统的运用及汉字习得阶段的划分实践上，如何将“系统”分步骤的“教”与“个体”系统的“学”进行衔接，如何将“学”的设计渗透于“教”的设计，是汉字教学设计的关键内容所在，也是我们确定的研究内容所在。且前人关于汉字教学的研究虽然广泛但也比较分散，有关应用研究的成就不明显，以汉字结构系统为基础进行详细描述，进行阶段、层级划分的系统性教学设计研究还未曾见到。

鉴于上述思考，我们认为汉字是汉语书面语学习的基础，是掌握汉语中语素构词模式的关键，以现代汉字结构分析为基础，结合语言教学规律、学习者习得规律以及汉字教学在汉语教学中的能动作用等因素，设计一套既科学兼顾汉字结构系统，又使汉字教学系统科学完善、适用实用的教学体系和安排，是有效开展对外汉字教学的重中之重。

第一节 研究的内容及理论基础

本书以 3602 个现代常用汉字为研究对象，首先对其逐一进行字形拆分和位置描述，整理出现代常用汉字谱系图，然后确定图中包含的基础部件数量，以及在其基础上确定教学使用的基础字数量。书中对于各类字表以及汉字的字频常用度等，是利用文本比较软件进行文本交集的比对，利用字频软件与词频软件进行查频验证，参考最新字表统计结果等。对于各类部件的分布情况，利用统计软件进行数据统计。另外对影响汉字认知的因素，如笔画效应、部件效应、汉字阶段划分等的处理，采取两种数据借鉴途径，一是借鉴已

有的科学研究成果，二是参考之前做过相关调查数据及多年的一线教学经验。本书遵循的研究原则是注重汉字理据的同时，重视运用系统分析法对相关汉字进行分类、分组和教学安排（具体内容在后面章节详述）；运用的理论及相关研究内容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是构形理论。自 1995 年王宁先生^①提出“汉字构形理论”之后，该理论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在教学界也纷纷出现了对于构形理论在实践中的应用研究。汉字构形理论旨在研究汉字本体的构形规律，为各个历史阶段汉字的构形描写提供直接的操作方法和模式，对于当前汉字学方面的很多实际问题具有直接的指导意义，对于现代汉字的整理和规范、以及汉字作为第二语言教学的实践和推广，都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汉字构形理论主要包括汉字的构形与构意、汉字的书写元素与构形元素、部件的功能、汉字的构形模式、组合层次等内容，具体到本书中应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汉字构形理据与部件拆分及功能划分

汉字形、音、义三部分是汉字作为第二语言教学的主要教授内容，其中字形教学是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而且属于汉字本身特有的特征，具有相对的独立性，所以对字形结构、形义联系、形音联系的掌握也是汉字教学的根本。但是经过小篆规整，到了隶、楷阶段的现代汉字，由于各种原因构形理据已经发生了变化：或是象形性淡化、消失，或是古文字基础构形元素产生了形体粘连、简化，或是原来形体与意义完全不同的独体字进入构字后变为同形，或是理据完全消失。王宁先生从“结构”和“功能”的角度出发，根据汉字构形元素——构件（也称部件）的构意情况，将其分为“表形构件、表义构件、示音构件、标示构件”四类。据此，我们遵循“根据字理、从形出发、尊重系统、面向应用”的原则，对选取出的 3602 个现代常用汉字进行拆分，得出基础部件，然后以成字的基础部件和虽不成字但作为部首（以《现代汉语词典》部首表和《GB13000.1 字符集汉字部首归部规范》为依据）的基础部件为纲，排列现代常

^① 王宁. 汉字构形学讲座[J]. 中国教育报（语言文字版），1995，第 1-12 期.

用汉字的谱系，并对部件的功能进行表义、示音和记号的归类。其功能的判定原则有二，一是某个部件独立成字时的读音与所构字读音相比，如果韵母相同，我们就认定该部件具有示音功能。某个部件独立成字时的意义与所构字的某个义项或义类有明显关联，我们就认定该部件具有表义功能。如果由于语音的演变和意义的变化，现代楷书字形的某个部件与所构字的音义看不出任何联系，我们就将该部件判断为记号。二是某些部件在表面上看，无法与所构字的音义联系起来，但是将具有该部件的相关汉字成系列地进行观察时，仍然可以看到理据所在的，我们仍旧认定该部件具有表义功能或示音功能。

2. 汉字构形模式与现代汉字结构分析

汉字构形理论根据一级构件的不同类型，归纳出汉字构形的 11 种模式^①。据此，张素凤对小篆字形和现代楷书（一级汉字）具有对应关系的 2989 个字的结构模式及变化情况进行了统计^②，见表 0-1 所示。

结果显示，各种功能构件字的比例都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含象形构件字的比例明显减少，现代楷书基本上丧失了象形功能；含记号构件字的比例明显增加，汉字形体的理据性有所减弱；表义构件字和示音构件比例下降，但从历史的整体发展趋势来看是呈上升趋势的；含标志构件的字比较少，比例变化幅度不大，现代楷书字形中含标志构件字占总数的 0.67%。

参考上述对现代汉字字形构形模式的分析结果（象形功能减弱、标志构件字比例极低），考虑到教学上的简单性和可操作性，本研究在描述现代汉字结构系统面貌时，对拆分出的部件只作“表义、示音、记号”的功能划分，对现代汉字的结构模式从“义+音”“义+义”“半义半记号”“半音半记号”“记号（独体记号 / 合体记号）”五种结构模式进行描述。

^① 11 种构型模式包括：全功能零合成字、标形合成字、标义合成字、会形合成字、形义合成字、会义合成字、标音合成字、形音合成字、义音合成字、无音综合合成字、有音综合合成字。

^② 张素凤. 汉字结构演变史 [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6）：169-180. 论著中作者对小篆字形的 18 种结构模式进行了比较，我们在此只对变化鲜明且有代表性的结构模式进行了引用。

表 0.1 2989 个汉字的结构模式分布

小篆结构模式分布			到小篆的结构模式变化		现代楷书字形结构模式分布		
结构模式	数量	比例			结构模式	数量	比例
形零	103	3.45%	形零	4	形零	4	0.13%
			记零	92			
			音记	2			
			义记	2			
			音义	1			
			义义	3			
记零	66	2.21%	记零	66	记零	478	15.99%
义义	402	13.45%	义义	173	义义	219	7.33%
			记零	81			
			义记	109			
			音记	2			
			音零	10			
			音义	27			
音义	2098	70.19%	音义	1669	音义	1721	57.58%
			标义	1			
			标音	3			
			记零	83			
			义记	253			
			义义	34			
			音记	15			
			音零	39			
			有音	1			

3. “书写元素”“构形元素”与汉字的区分教学

王宁先生在汉字构形学中提到“书写元素”和“构形元素”两个概念，分别对应于现代汉字的笔画和部件。在静态条件下，现代汉字的书写元素并不复杂，基本笔形大致可归纳为“横、竖、撇(捺)、